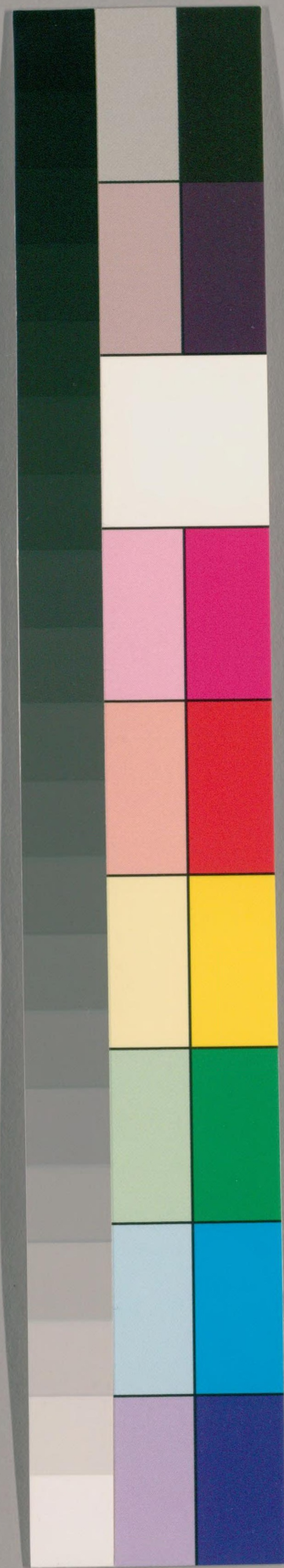




082.1
D95
K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讀畫齋叢書』 請求記号 082.1-D95K

ガラス使用



419234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
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為誰謂
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而風
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閒得閒者纔一分耳況知之
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
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
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
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

洞天清祿集序

讀畫齋叢書丁



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園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辯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洞天清祿集

古琴辯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旁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弦所激又歲久桐

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偽則否

偽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竝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樣

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沈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絨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
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
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
紙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
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
材往監今陳述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
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
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
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

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
年斲之旣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
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
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旣堅而又
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
入之所處在 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
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
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

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斷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卓上橫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篋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竝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

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雷心斷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

之外別用桐不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沈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掐不入者為奇其掐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

419234



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柞油有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

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楸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阨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阨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刷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晦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弦微令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如互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

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眼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

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礙
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疋市之而去紹興諸暨
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轉徙他處

琴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
可入膝於按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為第一次用堅木厚
為面再三加灰漆亦合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拈板則
與石按無異永州石按面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
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棗木不用

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
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按較琴聲便可見琴
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按
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
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
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厦則聲散小閣密室則
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
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



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為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寬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雞唱霜清月皎

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汗天氣太燥亦難為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沈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茶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入靜月明當軒香熱水沈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

洞天清錄集

九讀畫齋叢書丁



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闕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況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辯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硯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

已而取其次歛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歛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曾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鑿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辨惟說端歛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歛或強以為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縋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開坑竭下巖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為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溼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開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鈍

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礮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菘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鋌不退不假磨礮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鳩鵲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

用則鋒鋌退乏必假磨礮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瑣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之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潔石出九溪潔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閒有金綫或黃脈直

截如界行相閒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
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
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為黑端相去天淵
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
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
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
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辯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竝無紋以水溼之
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竝無聲久用不

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
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
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
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
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鍤盤場蠟矣以此為辨南唐時
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
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竝
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

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閒絲亦細密久用不退
鋒磨墨無聲無闊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
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
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
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光
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麓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
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
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

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
不退乏非歛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
巖

銀星新舊坑並麓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
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
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
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
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

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纒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闊寸許玉石謂之閒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常用佳

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日琴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阜絹襪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但令匣稍寬不必開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汗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腳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絁襍正爲是也

古鍾鼎彝器辨

同天清集

十五讀畫齋叢書丁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
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
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
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譌
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
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竝如蝸篆自然或
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
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

輕者爲古殊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
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
至有鋤擊破處竝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
綫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
傳人閒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
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
也

三代古銅竝無腥氣惟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
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
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
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
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開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
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
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
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

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
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
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竝無砂顆一也良
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
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
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
有絲綫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
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



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右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礮醋調細礶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

色急入新水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卽成純翠色三者竝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賈并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崇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

崇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宐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尚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偽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宐可炊一人食即古之刁譌刁字為銚字耳字書以銚為田器不言可知也鏹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鏹皆

有柄故皆謂之斗才無足而鏕有足耳又字書以鏕爲
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
一二人食則用鏕余所見者正然

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
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真古
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
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
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銚釜
者凡曰鬲曰匚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

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
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後狻爐則古之
踞足豆香毬則古之鶯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
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宫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
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
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
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欹器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為鍾紐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為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為蠡

道州民於春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昏而不黑竝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竝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

此也

或傳岷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辯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嶽嵌之狀可登几按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璧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璧石出絳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



見色如漆開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巖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石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峰也偽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英州出石如銅鑛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按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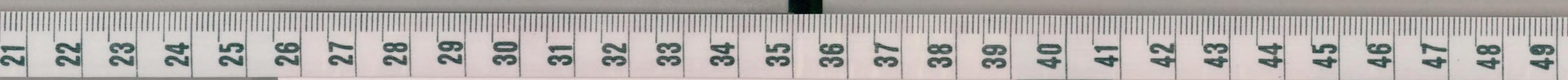
衝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閒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架竝無自然峯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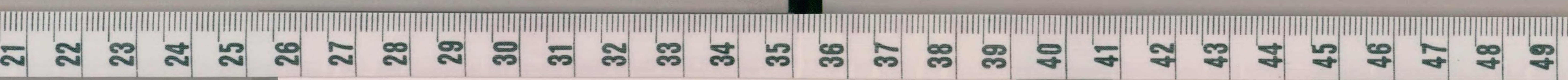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
刻置急水中春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
亦能黑微有聲宜疊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
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閒越帥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
正對巖岫閒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
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
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自
石研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其
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廬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
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
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闊微如玉良璞也
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鳥像歷
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誦玉工工治作屏因以獻



御府借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二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鼓山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閒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闊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

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犀毗之屬

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辯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以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為之以其有枝可以為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為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



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靈 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寸半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按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按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辯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才軍研水孟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

墨盡復磨故有水孟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狠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孟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為水滴耳止堪作几按玩具
白玉或瓊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定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孟貯水亦佳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
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
二王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
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
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
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會以此帖勒
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

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
屢見硬黃倣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
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
此乃搨淳化閣帖贗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
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
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
空缺而牽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書者多以故紙浸
汁染贗蹟又以墨雜朱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
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搨

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
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
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
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
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
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
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

易簡

蘇東坡黃山谷蘇

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

傅朋

王逸老皆比

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
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
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
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
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
一家於側掠擎趨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
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辯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

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橈御寶

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贗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
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
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而片
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
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
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
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
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聚木板摹刻十
卷於祕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
用李廷珪墨拓打指之不汗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
賜一本人閒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閒
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
帖以閣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
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
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

鐫石雖并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閒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肖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模者天淵矣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闕然拓本旣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閒有譌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

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軾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
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
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
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
以為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
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模本亦不減古絳

帖也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
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刊於太清樓而參入
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
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蹟至淳熙
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祕閣續帖置祕
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宗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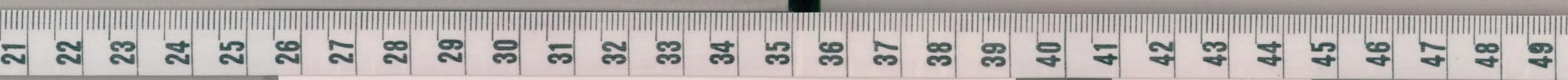


州印為黃伯思所摺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
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
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
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
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閑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
然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
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
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

模而精善不苟竝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羣玉堂帖
所載前代遺蹟多所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
入祕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瑀作帥別刻石易去於
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
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
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腳
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
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引



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鑄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模亦鑄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閒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裹裹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

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迥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閒拓本真人閒希有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干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

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

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余溯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竝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為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閒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為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偽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贗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偽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為準



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
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
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
三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
瓘符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者價
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軒甍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
而皴斫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

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
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
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
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
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
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鸚鵡豔麗之禽動止

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閒見一二長幘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攏并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屬歸真范不泯皆異人屬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屬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貓犬

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襪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僞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

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閒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冝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畫

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
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
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為偷兒竊去其壁車馬
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
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
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家多設絹素
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閒有得之者不
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畱數

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為嫌不足與之畫
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
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令惹塵
埃時易一二人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
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
不可用櫻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子有油多煙
之香比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
畫前必設一小按以護之按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

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蹟法帖亦然

古畫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間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

自銜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屋廬深邃橋約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為妙手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約強作斷形山脚
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

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
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閒王晉卿家藏則有寶
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等印
或用團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士所藏則有建
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
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
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
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

避宮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
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
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
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
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
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
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中有萬卷書

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紋真如鐵綫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

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按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汗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棄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

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畫之狀而略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尚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此書近時刻本皆譌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

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右本傳自陸朗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乾隆乙卯七夕歙鮑廷博書於西湖沈莊

洞天清祿集

司天書象集

四三讀畫齋叢書丁

澤天清集

澤天清集

澤天清集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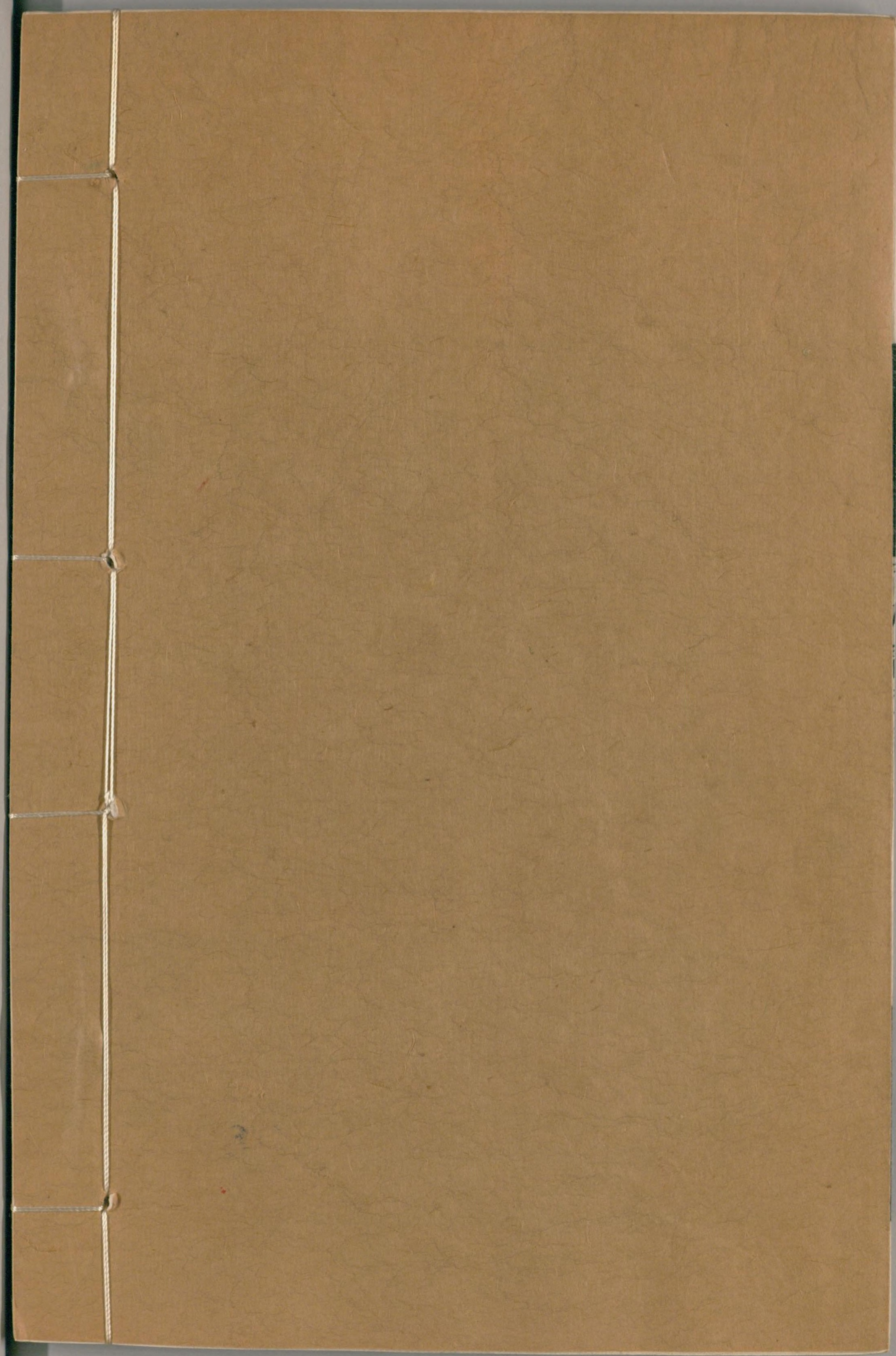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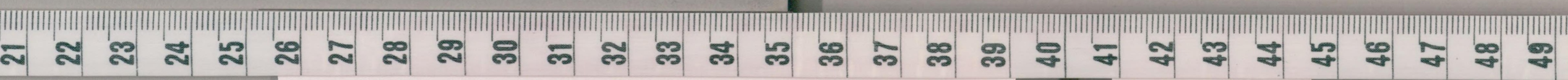
澤天清集卷之八

澤天清集卷之八

澤天清集卷之八

澤天清集卷之八

澤天清集卷之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讀書齋叢書』 請求記号 082.1-D95K

ガラス使用